

诗探索

(2007)

第二辑

(理论卷)

思想深处 文字之间

Poetry Exploration

新世纪诗歌面面观——答诗友二十问／沈奇
一个不断寻绎灵魂的诗人旅程——邵燕祥论／苗雨时
梦幻般缤纷的内觉体验——评李小洛的诗／刘士杰
对两重家乡的观望——雷平阳诗歌的一种读法／夏宏
诗人访谈：食指：我更『相信未来』——答泉子问／食指、泉子
虚拟诗歌文本的现实审美和传播意义／李涇林



九州出版社
JIUZHOU PRESS

Poetry Exploration

诗探索

2007年第二辑

(理论卷)

主编：吴思敬



九州出版社
JIUZHOU PRESS

编者的话

在《诗探索》本辑中,我们郑重地把老诗人邵燕祥推荐给读者。邵燕祥与共和国一起成长,也随着共和国承受了种种苦难。但苦难没有压垮他,从建国初期推出的诗集《歌唱北京城》、《到远方去》,到近年的新作,诗人不断地审视自我,超越自我。在他身上,诗人的锐敏感觉与鲁迅式的杂文家的风骨得到完美的统一。2007年4月,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首都师范大学中国诗歌研究中心、廊坊师范学院联合举办了“邵燕祥诗歌创作研讨会”,本辑选发的几篇论文,从不同侧面展示了邵燕祥作品的艺术魅力和强大的人格力量。

李小洛是继江非、路也之后的第三位首都师范大学驻校诗人。她以“慢”的审美态度对抗这物欲的喧嚣的世界,写下了《省下我》等别具一格的诗篇。本辑发表的几篇谈李小洛诗歌创作的文章,是对李小洛前期创作的一个回顾,也承载着诗歌界对一个青年诗人的期望。

本辑“结识一位诗人”栏目推出了雷平阳,他对大地对亲人的深情,他诗歌的大气、厚重与变化,他的独特甚或有些怪异的诗性思维,显示了他的坚实的创作实力,这是继于坚之后云南出现的又一位出色的青年诗人。

泉子的关于食指的访谈,不仅交代了诸如“食指”笔名由来等有趣的背景材料,而且对食指近期的生活、思想与心态有很清晰的描述,关心食指的读者可以一读。

在“古代诗歌传统与新诗”栏目下,本辑发表了柏桦、杨景龙、陆红颖的三篇文章,他们从不同角度,以坚实的材料,阐释了新诗与古代诗歌传统的割不断的渊源,我们希望诗人与评论家能在这方面有进一步的研讨。

运用多媒体手段制作的超文本诗歌,是近年诗坛的新生事物。本辑发表的《虚拟诗歌文本的现实审美和传播意义》和《超文本诗歌联合解码中的张力》二文,结合诗人毛翰的超文本诗歌创作实践,解析了超文本诗歌的特征,展望其发展前景,提出了一个全新的话题,值得关注。

学术主持机构:

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

北京大学中国新诗研究所

首都师范大学中国诗歌研究中心

《诗探索》编辑委员会

主任: 谢冕 杨匡汉 吴思敬

委员: (按姓氏笔画为序)

王光明 刘士杰 刘福春

吴思敬 张洪波 杨匡汉

陈旭光 林莽 谢冕

《诗探索·理论卷》主编: 吴思敬

投稿地址: 北京西三环北路 83 号首都师范大学

中国诗歌研究中心《诗探索》理论卷

邮政编码: 100089

E-mail: Poetry_cn@163.com

《诗探索·作品卷》主编: 林莽 张洪波

投稿地址: 北京海淀西三环北洼路 29 号楼 1907 室

中国诗歌研究中心《诗探索》作品卷

邮政编码: 100089

E-mail: jhtbook@126.com

《诗探索》启事

《诗探索》自 2007 年起由九州出版社出版, 每年出版二辑, 每辑定价 50.00 元(含理论卷、作品卷各一册), 读者可在当地新华书店购买, 亦可向出版社邮购。

邮购地址: 北京市海淀区阜成门外大街甲 35 号 九州出版社发行部

邮政编码: 100037 联系人: 顾杰明 联系电话: 010-68992190

目 录

MU LU

1 编者的话

◇ 诗坛态势剖析

2 新世纪诗歌面面观
——答诗友二十问 / 沈 奇

◇ 邵燕祥诗歌创作研讨会论文选辑

14 书《邵燕祥诗选》后 / 何西来

24 一个不断寻绎灵魂的诗人旅程
——邵燕祥论 / 苗雨时

31 阿利卢耶娃的俄罗斯冰雪
——读邵燕祥《最后的独白》的旁白 / 任洪渊

35 读邵燕祥的《五十弦》 / 雷 霆

38 赤心侠骨的思想者
——“邵燕祥诗歌创作研讨会”综述 / 王 永

◇ 关于驻校诗人李小洛

44 梦幻般缤纷的内觉体验
——评李小洛的诗 / 刘士杰

49 别一种生存状态
——关于李小洛诗歌中“慢”的解读 / 刘晓翠

- 56 孤独者的诉说
——李小洛诗歌读后感/[韩国] 金慈恩
- 61 面向更广阔世界的女性写作
——李小洛诗歌创作研讨会综述/陈 亮

◇ 结识一位诗人

- 68 对两重家乡的观望
——雷平阳诗歌的一种读法/夏 宏
- 76 雷平阳诗歌《底线》辨析/黄 斌
- 80 1966年之后
——个人自述/雷平阳

◇ 姿态与尺度

- 92 内陷的肉身
——读雪迪近期的诗/杨小滨
- 97 爵士乐的自由即兴与王敖的诗/冷 霜
- 105 现代寓言的写作者:王锋/李小雨
- 109 照耀诗坛的一束月光
——李见心诗歌创作特色/叶世斌

◇ 诗人访谈

- 120 食指:我更“相信未来”
——答泉子问/食 指 泉 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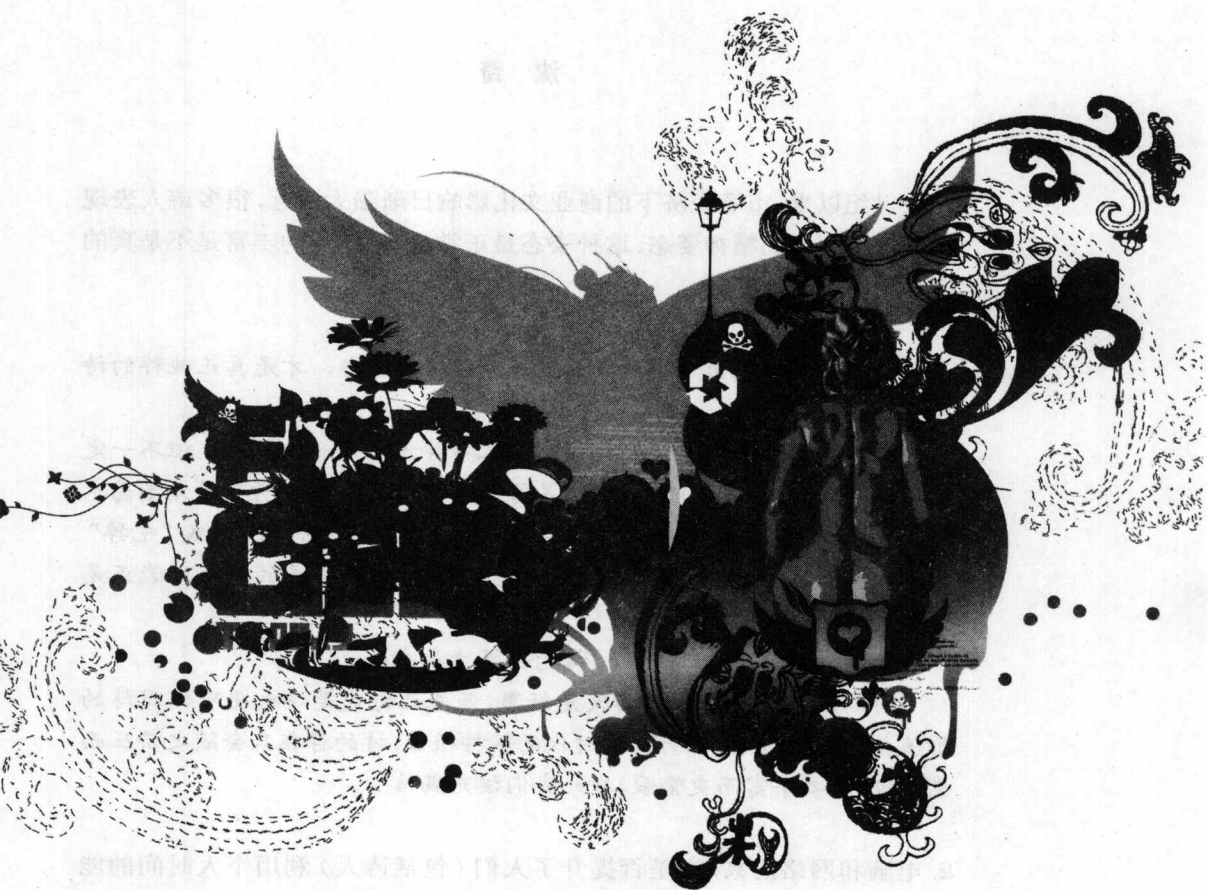
◇ 古代诗歌传统与新诗

- 128 江南诗人的吴声之美
——以陈东东、杨键为例 / 柏桦
- 136 古典诗歌的象征传统与新诗的象征手法 / 杨景龙
- 148 奔流中的回旋
——“五四”情诗的古典承衍 / 陆红颖
- ◇ 超文本诗歌研究
- 162 虚拟诗歌文本的现实审美和传播意义 / 李淦林
- 168 超文本诗歌联合解码中的张力 / 陆正兰
- ◇ 诗论家研究
- 174 胸襟·个性·诗魂
——公刘诗学简论 / 刘扬烈
- ◇ 新诗理论著作评介
- 186 诗心的对话 诗思的旅行
——评龙彼德的《症弦评传》/ 刘忠
- ◇ 诗坛动态
- 194 “让诗人与诗歌互赠沉重的尊严”
——首届“诗探索奖”颁奖典礼在京举行 / 王永
- ◇ 外国诗论译丛
- 200 声音的奥登 / [爱尔兰]西默斯·希尼著 马永波译

诗坛态势剖析

——答十二问——

雷 蒙



新世纪诗歌面面观

——答诗友二十问

沈 奇

1. 新世纪以来,市场经济下的商业文化影响日渐强大深远,很多诗人表现出与此不相容的精神姿态。这种姿态是正常的吗?物质的丰富是不是真的会挤压精神空间?

能自觉地表现出与商业文化不相容的精神姿态,才是真正纯粹的诗人、正常的诗人。

商业文化和消费文化对纯粹的诗歌精神肯定是一种挤压,但不一定不能相容;姿态是一回事,现实是另一回事。现实是,在所有的文学艺术种类中,诗大概是最不易被商业文化与消费文化所同化、所彻底“吃掉”的一种品类;诗既不能被改编,又不好利用,能借用一点的反而可能正是纯粹的诗所想要抛弃的。

物的世界是一种“借住”,诗的世界才是永生。

所以应该说,“挤压”其实是好事,是能让诗更是诗也更可体现诗的价值与作用的好事。作为物质时代的精神植被,诗的存在只会随之挤压而更纯粹,随之丰富而更繁荣,对此我们该充满信心。

2. 电脑和网络的兴起,是否提升了人们(包括诗人)利用个人时间的能力?文化语境的广泛娱乐化和时尚化是否已导致了个人习惯、态度、价值准则更趋一致,包括人们自以为不一致这一点?

关键要看提升了怎样的“能力”?是“量”的提升还是“质”的提升?就“质”而言,我们甚至还不如用毛笔写字的遥远的古人。在以“快”与“新”为关键词的当下文化语境下,诗人应持一份“慢”的优雅心态才是。

“快”生事，“慢”生诗，古人深得此中奥义。

当代中国的整个文化体系确实都在加速度地时尚化和娱乐化，结果必然是趋于一致化、平面化、平庸化。而诗原本是一种“尖锐”而“突兀”的存在，当下这种空前的传播速度与时尚化的交流方式，很容易将所有的创造个性抹平，将这种“尖锐”与“突兀”抹成“一马平川”，诗人对此应保持最高的警惕心。

诗的存在，就是要使人从人类的平均数中跳脱出来，重返本初自我的鲜活个性。因此，原创、原在、原生态，是诗人在这个时代时刻不能忘记的法则。也只有遵从这个法则，诗与诗人才能免于被时代所辖制，才能真正成为开放在时间深处的、生命的大花。

3. 你认为当下个人化的诗歌创作和媒体以及大众审美习惯之间的关系需要调整吗？如果需要，应该如何调整？

媒体以及大众审美习惯，应该都属于“体制性话语”系统，而诗的发声方式，天生是个人化的，是反体制的——一切的体制！

需要反复强调的是：诗的存在，一个最基本的功能，就是让人免于成为“体制性话语”的类的平均数，重返未被“体制性话语”所改写掉的生命的初稿。仅就此而言，诗歌创作和媒体以及大众审美习惯之间的关系不存在相适相应的调整关系，反而应该时时警惕其负面的影响。

4. 诗歌是否可以作为一个民族的精神符号？这个精神符号是否总是表现为一种滞后的状态，也就是说更多地驻足于所谓的“前文化”领域，而来不及解答现时代的困惑？

有一种说法：无论人类将自己的精神疆域扩展到什么地步，诗歌永远是游走于那疆域之外的一只猎犬。我认同这样的说法。

相对于时代的发展而言，诗歌既是超前的，又是滞后的，且总是难以同步的。同步就成了传声筒，失去诗的意义。诗的本质意义只在于提供一种非现实的精神参数。诗无力解决任何具体问题，只是在人们需要的时候，给人们提个醒，想一想诸如“我们从哪里来？我们向哪里去？我们是谁？”这样的问题。或者让人们偶尔感受到：有些秘密的漏洞，存在于时间之外，是诗人的语言之灯，让它在一瞬间显形；有些神奇的感觉，存在于事物之外，是诗人的灵视之光，让它在一瞬间永存。

相对于正常社会而言，诗甚至是一种“疾病”，一种可增加免疫力的“疾病”——免于使人成为人类的平均数，免于使人成为世界的平均数，

免于使人成为公共话语的平均数，免于使人成为正常人的平均数——如此而已。

我们过去所犯的最大的错误就是常常过于看重或夸大了诗及一切艺术的现实功用，且成为一种情结，时不时要发作一下，其实早该消解了。也正是因了这种相对于“与时俱进”式的所谓“滞后”，使当代诗歌反而产生了真正有意义的现实作用。可以说，百年中国新诗，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对现代中国人的生存与生命现实，有着如此真实、如此真切和如此广泛深刻的表现。而这，正是由于当代诗歌卸掉了许多原本不该她背负的包袱，较为彻底地回到了诗本身所带来的。

5. 现在，常有很多诗人从偏远地区涌入城市，但城市并没有为诗人的才能和抱负提供什么出路，他们好像只有在极其边缘的地方和狭小的空间从事诗歌活动，才能在一定程度上保持其个性及独立性。那么，诗歌和社会之间到底应该保持何种关系？

诗是社会不变的那一部分，诗也是人心不变的那一部分。社会会为诗的写作提供一些新的话题，但不会改变诗人原初的诗心。在成熟的、优秀的诗人及艺术家那里，个性与独立性是天生的，是天性使然，走到哪里、在哪个时代都不会丧失的。

说到底这是一个艺术根性的问题。根性浅或无根的诗人，本就没有个性及独立性，又谈何保持？时代走到这一步，恐怕难以再埋没真正的天才、人才和他们的创造性了。一些诗人奔大都会去、奔话语中心去，主要不是为了诗的创造，而是为了获取对他的创造的及时认定，岂不知这可能反而会影响真正的创造，有个性和独立性的创造。

6. 上一世纪 80 年代，你也参与过那次有名的“中国诗坛·1986 现代诗群体大展”。你觉得 1980 年代的气氛在精神方面是否比现在更好？为什么？1980 年代是否象征着一种更单纯、更质朴的精神气氛？

20 世纪 80 年代确实是百年来中国人、尤其是中国知识分子之精神历程中最为特殊的一个年代。

不能说这个年代的气氛比哪个年代好，只能说这个年代太特殊了。特殊在于，仅就“理想”与“激情”这两个词而言，可说是在 20 世纪最后的一次集中释放与展现。单纯、质朴并十分真诚，且立足于对存在的真实、人的真实、历史的真实的探求，很少有以前的种种虚妄和不着边际。

由此划开了两个时代——此后的中国人（包括知识分子在内）似乎

永远告别了这样的“理想”与“激情”，变得史无前例的现实、功利和个人化。也许从社会学的角度而言，这可能是一种进步，从文化学的角度来看，又不免是一种遗憾——告别 1980 年代，无论是哪一代中国人，似乎都在活得更健康、更自在的同时，遭遇到“平庸”与“郁闷”这两个词的缠绕，从而复生对“理想”与“激情”的一缕“乡愁”。

7. 这么说，你是认为 1980 年代的诗歌状态比现在辉煌吗？为什么？你经历过那个年代，当时发表过多少作品，怎么发的？现在呢？

假如把激情、理想及单纯视为诗的主要特质的话，1980 年代的诗歌形态无疑是百年来最为辉煌的，甚至超过“五四”时期。但跨越世纪的当下中国诗歌，也有它不同于 1980 年代的辉煌：转换话语，落于日常，多元共生，空前活跃。这样的盛大局面也是前所未有的，并可以想见，它必然会成为新诗的下一个飞跃，尤其是质的飞跃，奠定不可估量的基础。

两个辉煌之间的差别在于：前者是仪式化的，后者是日常性的。需要提醒的是，在后者的“日常性”中，夹杂了一些游戏化、平面化、平庸化的负面因子，须时时警惕才是。

作为已然过时的诗人，我自认是永远的“1980 年代人”。几乎所有为自己所看重的我的作品，都是在那个年代写下和发表的——自印诗集，自办诗刊，也在公开刊物上发表，只要能传播，怎么都行。现在更无所谓了。只是偶尔也羡慕现在的诗人有那样广泛而自由的发表渠道，而不堪回首我们当年那种“地下工作者”式的艰难遭遇。

8. 在 1980 年代，一代人曾普遍地把兴趣集中在诗歌、文学、心理学、哲学、社会学上，尽管为时不长。那是形成今日中国诗人以及一般男女公民的世界观、期望和理想的具有关键意义的年代吗？

是的，对那一代人来说，那是一种难得的幸运，却又不免成为他们今天的人生中挥之不去的尴尬。因为今天的现实要求得是几乎完全不同于 1980 年代的世界观、期望和理想，只有极少数人能守住那出发时的瞩望，且必须要忍受得了边缘化的存在与寂寞的恪守。

我相信对于可称之为“1980 年代精神”的重新认领，是不久的将来在中国必然要出现的事情。那不仅是一代人的精神内核和生命的初稿，也应该是现代中国人尤其是人文知识分子所不可或缺的精神质地。

9. 一种开放的精神态度在“文革”结束后开始缓慢地发芽，其精神营养来

自各种各样的几乎是完全不同的价值观和抱负,但在 1980 年代却能彼此相容,要很多年后才出现思想交锋。为什么那时候的诗人能够彼此欣赏其差异性呢?

关键是“单纯”,不携带生存的考虑、名利的考虑,像一群刚入学的孩子、刚上路的伙伴,各自奔各自的理想之追求而去,除了诗,没有其他。

那时的诗歌界,不但能够彼此欣赏其诗歌与艺术追求的价值与抱负的差异性,连彼此诗之外的一切都能宽容乃至激赏。天下诗人皆友人。尤其在民间诗界,有多少佳话在今天看来都像是做梦。而今天的诗人以及所谓知识“精英”们,大概已经很少再做梦,或只能做“低梦”而难做“高梦”,基本是为空泛的话语狂欢、狗撵兔子似的物质狂欢和无所适从的肉体狂欢所主宰了。可是如果连诗人都只能做低梦甚至不再做梦,这世界就真是很乏味了。

10. 我们换个话题。你如何看待中国传统诗歌?你认为新诗 90 年的历史足以形成一个新的传统吗?

这个话题太大。

现代汉语造就了现代中国人,我们只能用这样的语言言说我们的存在。现代汉语与古典汉语已是两个不同的语言谱系,从人是语言的存在物而言,今天的中国人与古典中国人也可以说已是完全不同的两种人,尤其是 20 世纪下半之后。但不管怎样,只要我们还在用伟大而神秘的汉字在写作在组织思维,我们就与我们的中国传统诗歌以及传统文化脱不了干系,并最终会重新认领我们的血源和“初乳”。

新诗是一个伟大的发明。新诗的出现及其后的发展,使现代中国人、尤其是年轻生命及知识分子,得以经由这样的语言艺术形式,在被迫承受的文化错位和意识形态混乱的双重羁押下,发出较为真实、自由而敏锐的心声,来灵动便捷地表达我们自己的现代感。一部现代汉诗的历史书写,便是一部现代中国人心灵史的历史书写,这已成不争的事实。

新诗的灵魂(诗心、诗性)已渐趋成熟,新诗的肉身(诗形、诗体)还处于生长发育阶段,远未成熟。因此,就前者而言,可以说新诗已形成了自己的、足以和古典诗歌并肩而立的传统,自由、灵活、宽广、求真求新、在勇敢的探索中不断发展的诗歌精神的传统。就后者而言,新诗还无法证明自己有何可作为其标准与典律性的传统,而这,正是当下和未来的诗人们必须面对的历史使命。

11. 有诗人认为他找不到可以依赖的传统信念,诗人和他的环境以及周围的人没有密切关系。这种孤立是社会现象吗?有社会学原因吗?

传统是一条继往开来奔流不息的大河,成熟的诗人本就在这河流中得其所然,怎么可能无所依赖呢?能自由自在地徜徉于传统大河中的诗人,和现实的关系稍稍疏离一点倒也不妨。

诗,是生命孤独的言说,诗,是天地沉默的言说,所谓说不可说之说。诗与世界的对话主要在三个向度:一是与人和社会的对话,二是与自然的对话,三是与“神”的对话。至少从后两种对话的角度来说,诗人与他人、与社会保持一定的距离可能是必要的,乃至是宿命性的选择或叫做际遇。

12. 当代诗人是否缺少一个有关诗歌所处的历史地位以及诗人应有的责任的明确的定义?是否因为这种缺失,才导致了诗人之间很难达成一致意见?

诗人以及一切文学艺术家,都是不合群的狮子、老虎或野狼,有各自的艺术立场和艺术志向,不可能就具体的什么达成一致明确的意见。诗人的责任只是写好诗。今天的诗人甚至照样可以去写旧体诗,只要你写得好,写出了前人古人没写到的妙处、高处,也是尽了一份诗人的责任。

所谓的历史地位总是一种线性的、时间性的安排,可诗人并不在历史的流水线上工作。诗人与诗的存在,无论是责任还是意义、价值以及地位等等,主要还是空间性的,如星空的存在,散乱而耀眼。

13. 你如何看待诗和当代艺术之间的关系?除诗歌外,你还比较关注哪种艺术形式?

这是个很有意思的话题。

当代诗歌,无论是从其发生和接受两方面来看,都应该紧密联系当代艺术的发展才是,只有好处没有坏处。至言皆通,这是为文为艺术的大道。只“一根筋”式地埋头于诗,终成不了大气象。

看看于坚就知道了,他何以成为真正的大家——于坚的图片摄影艺术多棒!他对许多艺术门类的见解多棒!而这方面的学养无疑滋养了他的诗与诗学的发展。再想想古代的苏东坡,那是多么令人神往的诗性人生啊!

我原本就是先喜欢美术后再爱上诗歌的,现在还兼着陕西美术博物馆的学术委员,平时多也是和艺术界的朋友在一起。特别关注现当代中国

水墨艺术、书法艺术与陶瓷艺术,从中获益匪浅。

14. 作为同是诗人与诗评家的你,怎样看待当代诗歌批评?你认为诗歌批评对诗歌创作的影响如何?

我做了二十年的诗歌批评,同时断断续续写了三十年的诗,现在居然到处讲一个来自我自己经验之谈的理念:有效的欣赏,无效的批评。

一方面,当代诗歌批评(也包括所有的文学艺术批评)已成为自在自足的另一写作,与价值判断及历史仲裁无关。另一方面,老祖宗早就说过“诗无达诂”,所谓的诗歌批评又何以去影响诗歌创作呢?倒不如回到欣赏的角度来言说更好些。中国古代诗歌的理论与批评大体都是欣赏性的文字,且是自足的美文,好看有味开心窍,真好!正是这样一些看似不着学理不成“样子”(按现在的所谓“论文”样子看)的小文章,相伴了伟大而辉煌的古典诗歌,并没丢面子,还一同流传于世,不值得我们今天那些操着“洋八股”腔调和惯于“尸体解剖”式的批评者们回头想想吗?

文章,感觉,学理,能将这三元素融会贯通来做诗歌批评的,当今真是少见。这其中最关键的是“文章”(若真的认同批评是另一种写作的话)。“文章千古事,道理一时明”,这是我和贾平凹、谢有顺一次聚叙时说给二位的一句感言,他们深以为是。既不成文章,又说不出点新东西,搞那批评做甚?所以我多年喊叫:所谓“诗学”,是离生命更近、离学术较远的一种学问。

与现行的学术产业保持一点距离,先学会读诗,然后学会写文章,再有一点自己的情怀加上一点问题意识,或许才是当代诗歌批评者该遵从的“学理”,也才谈得上对诗歌创作产生一点影响。这也是为什么当代中国诗歌发展过程中,真正有影响的对诗的言说,常常反而来自诗人们自己的原因所在。

同时,仅就当代中国而言,诗歌创作版图的辽阔广大和诗歌批评资源的过于匮乏,也是诗歌批评难以胜任而时时处处捉襟见肘的尴尬原因之一,甚至是根本性的原因。对此诗人们既不必存太大希望,也不必抱怨不休,有兴趣有本事自己站出来说话就是。

15. 你不觉得中国当代诗人说得太多了吗?太多不相干的言谈是否反而妨碍了诗歌创作?

多也无妨,只要不是废话、重复性的话。关键是当代诗人的话语场域似乎太狭小,故一说就重复。这或许还与其知识背景和阅读趣味有关系。

从诗人们的文本中可以觉察到,大量的诗人们出于急功近利的驱使,好像只是“一根筋”似的在读诗在想诗,以便多写出些诗来好早些成名成家,这实在是一种误会,忘了老祖宗“工夫在诗外”的遗训。

诗人本该是世界的大知者、大智者、大自在者,我们则更多的是一些小才子成就了一点小气候——这是我憋了多年想说的一句话,这次借此终于说了出来。其实这也正是当代中国诗歌以及整个文学界,很难长出几棵像样的大树、很难成为一片像样的大森林的根本原因。

16. 再换个话题。诗在你的生活中占据什么地位?在物质时代中,诗歌的意义与前途何在?诗人自身的生存处境与价值冲突对诗歌创作有何影响?

对我而言,诗既是生命之仪式化的神圣托付,又是日常化的生活方式。以工作来养家养自己,养好了再拿来养诗,再拿诗来养心,好正常地活着。

诗是物质时代的精神植被。对一个长期缺乏宗教文化背景,且与传统断裂甚深甚久的国家来说,诗的存在对当下中国人的精神世界无疑是至为重要的,其作用是任何其他文学艺术所无法替代的。

因此,我从不担心诗的前途。如果有一天发现再没有人读小说了,我不会奇怪,因为小说的功能可能已完全被影视或其他什么新的艺术亚艺术形式所替代了。而诗不会。诗是在物质时代与消费时代最少量依存于商业文化存在的艺术,因而也是最少可能被商业与时尚所吞噬掉的、有独立、独在、独活之生命力的艺术。何况她现在已自甘边缘,退身于民间广阔大地的丰厚滋养,自有广阔的未来令国人期待、令历史重新认领。

在此,我想引用一段法国人让·贝罗尔的话,作为诗与物质时代、与当代人(包括诗人在内)的生存处境与价值冲突的最为确切而深刻的说明:“在一切都欲置我们于罗网之中,一切都欲使我们失去活力、变得标准化的时代,诗歌以其特有的方式构成了一种解毒剂,促使我们变得清醒,变得有活力,变得美妙异常,变成完美的自我。”

顺着这句引言再多说一句:只要真正认诗为生命的初稿并准备托付一生的诗人,就不会因任何时代风潮的变化而改变初衷,且乐于活在时代风潮之外而深入时间的更深处。

17. 在诗内和诗外,你如何理解“自由”?

在中国语境下,谈“自由”可说是过于奢侈,甚至是个伪命题。

以我个人的经验和认识,且仅对我个人而言,“自由”仅止于对不自

由的一点警惕感,实际的自由永远是个梦想。在中国,如果你还善良,你还诚实,你还有一点良心和责任感,你就别想“自由”,尤其对我们这些被历史称之为“老三届”的一代人来说。

这是我和我所处的历史最深处的痛!

或许是要讨论诗人内心的自由和写作的自由?那更是个遥远的神话!

当今的中国大陆诗人,成名不成名的,无一不在焦虑中,各种的焦虑,谈何自由?还是那个上面所说的“小才子”气在作怪!“飘飘何所是,天地一沙鸥”,谁有这样的“心斋”?因此近年我提出要倡导一种优雅的诗歌精神和“现代版”的传统文人风骨,不过就眼下来看,大概也只是一厢情愿的另一个遥远的神话而已。

18. 那你又如何评价新时期以来的民间诗歌运动及其精神呢?

经由朦胧诗的崛起,以及继之而来横跨 1980 年代、1990 年代的现代主义新诗潮,历时三十年的合力奋进,当代中国诗歌终于形成了属于自己的精神传统,而不再左顾右盼、无地彷徨。这其中,尤其以民间诗歌运动所产生的“民间精神”的确立与发扬,显得特别突出。

在今天,只有诗歌,在先后遭遇了意识形态暴力、体制机制拘押以及商业文化进逼和消费文化洗劫的多重近于严酷的考验后,率先彻底告别延续半个世纪的文学创作与文学传播之主流机制,全面地、毫无保留地返回民间,以体制外写作和体制外传播为新的运行方式,而获得了空前的自由,也同时恢复了诗的尊严。数以千计的民间诗社,数以百计的民间诗报和网络诗歌论坛,数以万计的民间自印作品,在“自由创作”“民间传播”的理念支撑下,集结为新的阵营,并一步步由边缘而主流,进而成为真正代表当代中国诗歌发展的方向、坐标和重力场。这是一次划时代的剥离,一次超越文学而具有文化史意义的伟大进步。它不仅是对“五四”新文学传统的恢复,更是对以《诗经》为源头的中国古典诗歌传统的恢复。有了这样的恢复,便有了可以持之恒久的自信,和由这自信所保证的不可限量的未来。

但同时也应该看到,当民间诗歌运动及其“民间精神”逐渐由边缘成为主流之后,一些浮躁、功利的东西也在随之伴生与蔓延,表面的热闹与繁荣下,也存在不少危机。对此不宜过早下什么结论。我只是在想:我们经历了那么艰难而漫长的过去,难道就是为了争得今天这样表面的话语的盛宴,而失去诗性生命之“初稿”之仪式化的存在吗?

19. 能否就新世纪以来的当代诗歌现状发表一点见解?